

叁 鲲鹏展翅

战国纵横



独立寒川上，春秋任剪裁。
万千凡尘事，随心作安排。

寒川子◎著

戰國政權

寒川子◎著
鯤鵬展翅

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战国纵横·叁, 鲲鹏展翅 / 寒川子著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09
ISBN 978-7-222-05817-0

I. 战... II. 寒... III. 历史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34293 号

战国纵横 叁 鲲鹏展翅

寒川子 著

责任组稿: 周 琼

责任编辑: 马 清

特约编辑: 姜瑞清

邱玲琦

责任印制: 段金华

出版	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行	云南人民出版社
地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邮编	650034
经销	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
开本	680mm×980mm 1/16
印张	22.25
字数	399千
版次	201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刷	上海敬民实业有限公司长阳印刷厂
书号	ISBN 978-7-222-05817-0
定价	28.00元

经销电话: 021-56550055



目 录

- 001 代序
- 003 第一章
庞将军奇胜羞田忌 陈上卿落难投秦公
- 037 第二章
乘飞龙庞涓喜连喜 贪大才魏王礼聘贤
- 075 第三章
议国策孙臆展才艺 抑魏势陈轸出奇谋
- 109 第四章
为天下先生说捭阖 因情困二贤双出山
- 145 第五章
解宋围孙庞出奇兵 困叶城张仪醉娶妻



179	第六章	崑崙山賢婿拜岳丈	琅琊台巧舌論劍道
215	第七章	章華宮張儀再鼓舌	內方山楚越大交兵
247	第八章	挽浪子痴父析田产	蒙羞辱蘇秦置裘衣
281	第九章	論政坛蘇秦說一統	守遺命秦公弃大才
313	第十章	梅公主賞梅托終身	武安君因妒害賢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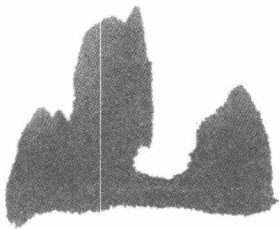


代

序



纵横捭阖古今事
英雄圣贤未了情
夕阳远山寒川子
霜叶江风秋月明



有词叹曰：

独立寒川，检点春秋，零碎颜容
叹英雄圣贤，尽归尘土
王侯将相，难觅踪影
蝼蚁贱躯，龙凤贵体
哀乐死生无异同
成与败，见史家笔端，布衣心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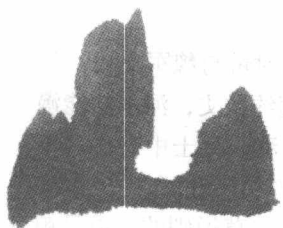
情仇原也空空，剩夕阳残照三五峰
悲柔肠铁骨，红绳错结
流水高山，缠绵有终
半盏涟漪，两行妆泪
乱世鸳鸯山水重
爱与恨，付苍茫天宇，冷月清风



第一章



庞将军奇胜羞田忌 陈上卿落难投秦公



济水向东流至黄池西南约三十里的唐邑时，拐向北偏东，到黄池西北约十里处再次东拐，正东流向煮枣，河床也于此处变阔，宽约数里。水浅流缓，若是不下暴雨，河水不过齐腰深，即使在中心河道，也至多漫过头顶。

这样的河水适于涉渡，齐将田忌看中的正是这一点。齐军士兵在堤下两侧的滩地上构筑营寨，搭建帐篷，并在堤顶挖出一长溜灶台。一到开饭时间，屡屡炊烟袅袅升起，连绵十数里，颇为壮观。

齐军连战皆捷，眼看就将兵临大梁，齐威王甚为兴奋，特使太子辟疆前往劳军。辟疆一行押送辎重赶上济水，田忌闻讯，接应十里，迎入中军大帐。二人在帐中叙话不及半个时辰，辟疆就急不可待地视察军营，观赏济水。

赤日炎炎，甲盔闪闪。看到殿下前来，三军将士无不挺枪持戟，威风凛凛地站在阳光下面，一眼望去，甚是严整。辟疆一身戎装，与大将军田忌并肩而行。二人沿河查看一遍，缓步登上搭建在堤顶的瞭望高台。

登上台顶，放眼望去，堤上堤下净是齐军营寨，密密麻麻，错落有致。稍远处的河道上，沙滩片片，水草簇簇，间或有白鹭在水边飞落。对岸河滩上却空空荡荡，既无一兵一卒，也不见任何营寨和壁垒。再往上是河堤，堤上除了成片的荆棘之外，再就是连绵不断的槐林。

辟疆望了一阵，指着空荡荡的滩头：“田将军，对岸怎么无人防守？”

田忌笑了笑，指着远处的河堤：“殿下，请看那儿！”

顺着田忌的手指，辟疆果然望到树林中隐约现出魏国武卒构筑的防御阵势，堤顶似乎还有一排排的机械连弩，咂舌道：“嗯，龙将军果是老辣，若不是将军提醒，辟疆真还看不出来呢！”

“殿下不必自谦！魏军连遭败绩，不敢用强，就将兵力隐于暗处，使我难知虚实！殿下刚至此处，自然不知这些情势。”

“大将军知己知彼，胜券在握了！请问大将军，何时可与魏军交战？”

田忌指着河水：“微臣使人探过，中心河槽虽只宽约数丈，河水却能漫过头顶，千军万马若是同时抢渡，水流激荡，必然上涨。兵士中有许多不会游水，纵使会游水的，因有甲衣、兵器在身，怕也撑持不住。”

辟疆沉吟一下，抬头说道：“这——若是长耗下去，莫说别的，单是粮草，只怕也拖不起！”

“殿下勿忧。”田忌显得把握十足，“微臣夜观天象，近日魏境并无雨水。眼下酷热难当，暑早已久，河水一日浅过一日，旬日来水位已降尺许。若

是不出微臣所料，不出五日，水位必会再降尺许。那时渡河，莫说龙贾重伤在身，纵使他身强体健，微臣也必擒他于马下！”

“嗯，”辟疆点了点头，“如此甚好！魏武卒骁勇善战，所向披靡，此番若不是魏王失德于天下，秦、韩、赵三国围攻，父王也不会与魏交恶。田将军，此阵胜负非同小可，父王因之夜不成寐啊！”

“微臣请殿下转奏陛下，就说旬日之内，微臣必破魏阵，直驱大梁，三月之内，即押魏罃凯旋回朝，由陛下问罪。”

辟疆正欲说话，忽然看到对面堤上飞下一骑，直冲河边，当下扭过头去，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人。

田忌与众将也都看到了，齐将目光投射过去。来人驰近，众人看清是魏军的传令军尉。快马冲到河边，在水边稍作犹豫，策马涉入河水。众人正自惊疑，来人已近河心。眼见河水将要漫至马头，军尉陡然勒住马头，朝岸上大叫：“齐寇看好，大魏先锋庞将军下战书来了！”取出长弓，搭上响箭，嗖的一声射出。

响箭在一阵呼哨声中落至岸边。早有兵士捡起响箭，交予闻讯赶至的军尉。军尉不及细看，飞也似的直奔高台，大声禀道：“报，魏军先锋向我下战书来了！”

魏军连遭败绩仍敢下书挑战，且又恰在太子殿下劳军之际，田忌心头咯噔一沉，眼角扫向站在一侧的参将。参将稳步下台，从那军尉手中取过响箭，回到台上，双手呈予田忌。

田忌接过响箭，拔出箭矢上的响哨，从中取出一团丝帛，果是战书，上写“田忌大将军亲启”，展开一看，上面写道：

传闻大将军百战不殆，名冠列国，在下既惊且叹。在下所惊者，似大将军这般庸才，如何也能名冠列国？在下所叹者，大将军百战不殆之说，今日将要终结于济水岸边！为一惊一叹，在下奉劝大将军，若是三日之内罢兵回齐，纳表请罪，大将军不仅可保一世英名，清清济水也可免于血污；大将军若是一意孤行，定要决出高下，在下当于三日之后以雄师三万设阵恭候！大将军只要识出吾阵，在下即刻俯首请降；大将军若是不识，在下有言在先，大将军有何闪失，休怪在下冒犯！何去何从，请大将军自裁，在下恭候回书！

大魏三军先锋庞涓恭呈

田忌阅完，脸色由白而青，由青而紫，拳头握得咯咯作响。辟疆不无惊异地望着他道：“田将军？”

田忌随手将战书递予辟疆。辟疆看过，心头一震：“庞涓？此人怎成魏军先锋了呢？”转向田忌，苦笑一声，“看来，这一次田将军遇到对手了！”

“对手？”田忌冷笑一声，拳头捏得咯咯直响，声音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，“田忌的对手尚未生出呢！”略顿一顿，“先锋也配下战书！殿下看好，三日之后，微臣一定踏破敌阵，将庞涓这厮活擒过来，碎尸万段！”

辟疆却似没有听见，两眼依旧落在庞涓的战书上，半是自语，半是征询：“奇怪，此人谢绝父王恩赐的上卿之位和百金重赏，却在此处充当小小先锋，究竟是何用意？”

田忌却从鼻孔里哼出一声，转对身边参将：“回复庞涓，凭他摆出什么阵势，三日之后，叫他伸长脖子守于阵前，恭候本将前去斩首！”

“末将得令！”

黄池城中，在靠近西北侧的一处大宅院里，数百名受伤武卒或躺或坐，十几名随军疾医一刻不停地实施救助，间杂其中的是上百名志愿护理的女人和苍头。两个收尸的苍头守在门口，只要疾医判定哪位兵士死亡，他们就会即刻启动，将亡者抬出院子。

这是一个充满疼痛与哀伤的场所，但没有人喊疼，也听不到呻吟。大魏武卒个个都是血性汉子，何况还有女人在场！

几人匆匆走进院子，打头的是三军先锋庞涓，跟在其后的是中军参将和随身护卫。

看到将军到来，满院竟是无人响应，似乎他们是一群不速之客。庞涓知道，魏军屡战屡败，将士心中颇多怨气，尤其是这些因将军无能而有伤在身的兵士。

中军参将急了，跨前一步，大声叫道：“诸位将士，陛下钦点的三军先锋庞涓将军看望大家来了！”

听到“陛下钦点”四字，众伤员的表情更加冷漠，有人歪头重重地“呸”出一声，将脸转到另一边。只有旁近一个正在为伤者诊治的疾医起身见礼，被庞涓摆手止住。

庞涓没有像其他将军那样恼羞成怒，更没有显出一丝一毫的盛气或震怒，而是脸色静穆，目光和蔼，眼神里充满关怀。他没说一句话，只将可亲的目光挨个儿扫过所有伤员，而后迈步在伤员之间的过道里缓缓行走。

庞涓的沉静和关切的目光开始收到效果，众人的目光向他射来，就连那名别过脸去的兵士也转过头来，看他究竟要干什么。

庞涓看到一旁有个老年女人坐在地上，抱着一个一动不动的兵士，便趑身向她走去。几个年轻女人跪在老年女人身边，个个表情哀伤，双目紧闭，口中喃喃祷告，显然是在为这名行将远去的兵士送别。

庞涓走到跟前，悄无声息地走到近旁，面对兵士，跪在几个女人后面，紧闭两眼，口中喃喃有词，为他祈祷。参将及随身护卫互望一眼，相跟着跪下。

抱着兵士的老年女人眼中泪出，在他耳边喃喃说道：“孩子，你睁眼看，先锋大将军为你送行来了！”

女人连叫几声，那名兵士却似没有听见，依旧一动不动。一名疾医急步走来，拿手指在兵士鼻孔处探拭一下，见他早已绝气，忙从袖中摸出一块白布罩在脸上。随后，疾医朝后摆一下手，守在门口的两名苍头立即抬着一块门板过来，从女人怀中抱起兵士，轻轻放到门板上。庞涓缓缓起身，朝门板上的兵士连鞠三躬，目送他被一步一步地抬出院子。

庞涓转过身来，迈腿再沿通道走去。又走十数步，庞涓看到近旁有疾医正在为兵士挤脓，随即走到跟前。兵士的右腿受伤起脓，脓包鼓得跟个白馒头似的。庞涓站在一边，看着疾医一下接一下地朝外挤脓，乳黄色的脓水被一点点挤出，滴进地上的陶盆里。兵士牙关紧咬，两眼紧闭，额头汗出，似在强忍钻心的剧痛。过有一刻钟，两个脓包已被挤瘪，疾医望着伤口，似乎在想如何才能将余脓弄出。

庞涓二话不说，当即弯下腰去，扎好架势，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下，对准伤口用力吮吸。传说昔日吴起吮疽吸脓，众人无缘亲见。今日庞涓为亡卒跪祷，为伤卒吸脓，却是在场人人所见的不争之实。

所有的人都震惊了，所有的心都激动了，所有的眼睛都湿热了。被他吮吸的士兵更是泪如泉涌，泣不成声。

庞涓吸一口，将脓水吐到盆中，再吸一口，又吐到盆中。如是再三，直到伤口里再无脓水，庞涓这才住口。早有人送上清水，庞涓连喝几口漱过，在兵士的肩上轻拍两下，呵呵笑出两声，半开玩笑地说出了来到此地的第一句话：“小伙子，你这脓水又腥又臭，味道很不好哟！”

兵士顾不上伤口巨疼，一翻身跪在地上，号啕大哭：“庞将军——”

庞涓将他拉起，扶他躺好，板起面孔呵斥道：“瞧你这点出息！大丈夫活在世上，只流血，不流泪！”言讫，头也不回地径直走去。

齐军大帐里，田忌独对几案，闭目凝思。

十几年来，田忌南征北战，威震泗上，扬名列国，击败过楚将昭阳、赵相奉阳君和韩相申不害，唯独未与大魏武卒交手。田忌一心想与号称天下第一铁军的大魏武卒对阵，君上却是处处避让，一直未给他机会。三年前魏惠侯称王伐卫，田忌奉命援卫，本是一次交手良机，君上竟又让他按兵不动，结果将首败武卒的机会拱手让予秦人。好在上天有眼，齐、魏两国在徐州相王时闹翻，威王怒而伐魏，总算让他一偿夙愿。入魏之后，田忌大显神威，三败公子卬，重挫龙贾，使不可一世的大魏武卒在短短的一月之内成为残兵败将。眼下魏人已无还手之力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，他田忌都是胜券在握，只需一声令下，七万大军就可踏过济水，直捣大梁。

然而，田忌用兵，向以稳健著称。常言道，哀兵莫逼，穷寇勿追。田忌既想一举全歼龙贾，又想使自己的损失降至最小，这才迟迟没有下令渡河。在田忌眼中，对岸龙贾的三万武卒不过是只煮熟的鸭子，早吃晚吃都是一样，这也是田忌并不着急的原因。

龙贾重伤在身，魏军已成哀兵。对于魏人来说，为今之计，上上之策是弃守济水、黄池，死保大梁，谁想魏人非但不退，反来下书挑战，且又约他河滩斗阵，着实让他吃惊不小。

更让他吃惊的是这个庞涓。知敌莫过于知将。对公子卬、龙贾、张猛诸人，田忌早已成竹在胸，但对这个横空而出的庞涓，他竟是一无所知。

大战前夕不知对手，是用兵大忌。田忌越想心思越多，忽地起身，快步走到大帐一侧，两道目光如炬般射向军用沙盘。

沙盘是随军谋士及参将等人依据附近的地形地势临时堆起来的。田忌一眼望去，济水两岸的山丘地势赫然在目，显要地段还插满竹签，竹签上标着驻守此处的双方兵种、数量及将官姓名。涉过济水，不足十里就是黄池，黄池离大梁也就两百余里，如果没有阻碍，急行军一日可到。

田忌盯住沙盘沉思良久，嘴角浮出一丝冷笑。无论这个名叫庞涓的有何能耐，若以三万溃败之师挑战七万乘胜铁军，且所能依赖的不过是一条完全可以涉渡的济水，听起来像是一桩笑谈。

但与公子卬之类浮夸之徒迥然不同的是，田忌永远都是田忌。即使对此近乎笑谈之事，田忌也不敢大意。田忌知道，战场局势瞬息万变，什么可能都会发生。情势已呈一面倒，魏军却敢主动挑战，不是主将发疯，就是内藏阴谋！

想到“阴谋”二字，田忌猛然打了个寒噤，嘴角上浮出的那丝冷笑也悄然隐去，代之以两道渐皱渐紧的浓眉。

对，一定藏有阴谋。魏军屡战屡败，余众不足四万，除去伤残，能战

之士至多三万。庞涓只是魏人先锋，却敢在战书上宣称，他将以三万雄师摆阵迎敌。这个细节只有两种可能，要么是魏王增兵三万，要么是主将龙贾愿将三军移交庞涓。

想到此处，田忌心中一动，大声叫道：“来人！”

参将闻声走进：“末将在！”

“再派细作易装渡河，一探庞涓底细，二探魏王是否增援黄池！”

“末将得令！”

参将正欲出帐，田忌又道：“还有，将堤上高台加高三丈，再竖一根吊杆！”

参将再应一声，退出大帐。

庞涓望过伤兵，又选重要地段巡查一遍，正欲回帐，副将张猛使人传话：“庞将军，大将军有请！”

庞涓急跟来人驰至龙贾军帐，跪于榻前：“先锋庞涓参见大将军！”

龙贾的伤情显然加重了，只见他喘息一阵，手捂胸口，艰难地点了点头：“庞将军，免……免礼。”眼珠转向张猛，“张猛！”

“末将在！”

“取大将军印来！”

张猛取来大将军印，捧在怀中，眼望龙贾。龙贾接过大印，又从枕下摸出虎符，一并捧在手中，眼望庞涓：“庞将军，请接符、印！”

以虎符调兵是列国惯例。虎符分为两半，一半授予将军，一半由国君亲自掌管。国君调兵时，就遣特使奉符至兵营与将军核对，两片虎符只有合而为一，将军才许发兵。因而，虎符是将军权力的象征。至于将军金印，则是管束并差遣部下的主要凭证。虎符对上，金印对下，无论是谁，只要拥有符印，就可统帅三军。龙贾将符印全部交给庞涓，就等于将大将军的权限完全转让了。

这是庞涓始料未及的，毕竟自己刚至军营，还寸功未建呢。愣怔有顷，庞涓顿首拜道：“龙老将军，末将……这……此事万万不可！”

伤处又是一阵巨疼，龙贾强自忍住，捧着符印，艰难地说：“庞将军跪亡吸疽，老朽弗……弗如！陛下慧眼识才，三军再得良将，老朽死……死亦瞑……瞑目了！”

庞涓涕泣道：“龙将军……”

龙贾的呼吸越发艰难，似已使尽全身力气：“国家已到存……存亡关头，庞将军不可推辞，老朽这就上……上奏陛……陛下，举……举荐庞将

军统……统领三……三……”

“军”字没有说完，龙贾陡然一阵痉挛，虎符、大印滑落榻上。张猛大惊，急跨一步扶住：“龙老将军！龙老将军——”

龙贾再也没有应答。庞涓以手拭鼻，知道老将军已经去了，大放悲声：“龙将军——”

天地默哀，长角悲鸣。三军将领得知龙将军仙去，纷纷赶赴大帐。张猛当众宣布龙将军遗命，将大将军的符印双手呈送庞涓。

庞涓略略一想，再次推辞，众将跪求。鉴于大敌当前，庞涓允诺暂代大将军职，但将符、印坚决交由副将张猛保管，仍以先锋名义将龙贾为国捐躯的前后经过表奏魏王，言语甚恭。众将看在眼里，对庞涓愈加敬服。

与此同时，张猛也以三军副将名义将龙贾的遗嘱及庞涓跪亡吸疽之事快马另奏。翌日午时，魏惠王诏书紧急驰到，正式任命庞涓为大将军，统率三军。

庞涓拜过诏书，从张猛手中接过符印，移居中军大帐，将“大将军龙”的旗号撤下，换为“大将军庞”，传令诸将帐前听令。

庞涓跪亡吸疽之事早在军营里不脛而走，庞涓的“只流血，不流泪”六字更令大魏武卒血脉贲张，纷纷手拿血书，赤膊赶至各自将军帐前请战。三军诸将接令后，手提捆捆血书走进大帐，见到庞涓，二话不说，“刷”的一声齐跪于地，各将血书举过头顶。

庞涓走到众将跟前，将血书一一收起，供在几案上，然后将众将逐个拉起，朗声说道：“庞涓感谢诸位，感谢三军将士！自今日始，庞涓愿与诸位一道，卧同榻，食同席，行不骑乘，战不旋踵！”

庞涓的话音刚落，张猛走至众将跟前，在上首站定，跨前一步道：“末将张猛求战，请大将军下令！”

众将各自跨前一步，齐声叫道：“末将求战，请大将军下令！”

庞涓知道时机成熟，遂将目光逐一扫过所有将军，声如洪钟：“诸位将军！”

众将齐吼：“末将在！”

庞涓再扫众将一眼：“秦齐韩赵四国犯我，数万将士为国捐躯，齐寇虎视眈眈，陛下忧心如焚，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：保家卫国，击败敌寇！”

众将再吼：“我等誓死追随大将军，保家卫国，击败齐寇！”

“好！”庞涓大声说道，“七万齐寇就在济水对岸！兑现诸位诺言的时刻近在眼前！诸将听令！”

众将热血沸腾，再爆吼声：“末将在！”

庞涓将目光再次扫过诸位，缓缓落在中间一位将军身上：“李将军，本将要你准备的物什，齐备了吗？”

李将军跨前一步，大声禀道：“回将军的话，一万只麻袋悉数腾出，如何处置，请将军下令！”

“好！”庞涓拿出一支令箭，“你领军士两千，将所有麻袋运往唐邑，于唐邑上游狭隘处装沙截流。大后日卯时，望见下游白雾升腾，烽烟冒起，立即决坝放水。泄密者死！”

李将军朗声说道：“末将得令！”接起令箭，大步走出。

庞涓的眼睛刚望过来，李将军左侧的另外一将就已跨前一步：“报，末将已备石灰二十车、木锨一千柄，如何处置，请将军下令！”

庞涓从几案上再拿一支令箭：“你带军士一千，将石灰研成细粉，各持木锨一柄，于大后日卯时前往河堤后面的槐林埋伏。泄密者死！”

那将应诺一声，接过令箭转身走出。庞涓的目光落到左边一将身上：“李将军！”

李将军应声跨出：“末将在！”

“你带军士一百，扮作苍头，在唐邑下游十里处再拦济水！”

李将军似是不解地望着庞涓：“再拦河水？”

“是的，再拦济水！”庞涓亦递给他一支令箭，“招募附近百姓，就说要在那儿拦水灌田！可敲锣打鼓，场面越热闹越好！”

李将军似是豁然开朗，大声回道：“末将得令！”接过令箭大步走出。

庞涓的目光缓缓地转向站在最边上的偏将范梢：“范将军！”

范梢急忙跨前一步：“末——末将在！”

“你的物什可备齐了？”

范梢略略迟疑一下，红了脸道：“回……回……回将军的话，末将已——已备屎——屎溺千桶，如……如何处……处置，请将军下……下……”

范梢原本结巴，接的这个任务更是让他抬不起头来，因而结巴得越发可爱。众将欲笑不能，欲忍不住，怪相纷呈。范梢憋得面孔通红，只好将头勾起。

庞涓咳嗽一声，拿起一支令箭递给他，点头道：“嗯，很好！范将军，你带勇士一千，各持瓢勺，将粪桶的桶口封好，也于大后日卯时伏于河堤外侧的荆棘丛中，等待号令！”

范梢大急，抬头叫道：“将……将军，末……末将恳……恳请将军收……收回成命，末将宁……宁愿上……上阵杀……杀敌，不……不想撒……撒这臭……臭……”

众将忍俊不禁，齐声哄笑起来。

庞涓亦笑一声，望着范梢：“范将军，你若不干，一桩大功就是别人的了！”

范梢一下子怔了，瞪大两眼望着庞涓：“什……什……什么大功？”

“活擒田忌，此功还算小吗？”

范梢又惊又喜：“末……末……末将得……得令！”急急拾起令箭，乐不可支地转身出帐。

看到范梢走远，庞涓扫视余将一眼，朗声说道：“诸位将军！”

众将齐声吼道：“末将在！”

庞涓从几案前面缓缓站起：“各带本部人马，明日辰时，随本将前往河堤后面摆兵演阵，以号旗为令，旗进人进，旗退人退，违令者斩！”

众将齐道：“末将得令！”

济水北岸，外出探听虚实的细作中有人返回，田忌详细问过，得知魏惠王悬赏招贤、庞涓揭榜应聘并被魏惠王封为三军先锋等事，同时得知，魏惠王虽拜庞涓为先锋，却未拨给他一兵一卒，庞涓是只身赶赴黄池的。

田忌摆手让细作退出，思忖有顷，对辟疆道：“殿下，依微臣推测，魏王此举只有一个解释，就是眼下尚不信任庞涓！”

太子辟疆未及说话，参军再领一个细作进来，很快证实了田忌的猜测：“报，大梁及附近城邑从昨日开始，已经进入守备状态，所有城门关闭，闲杂人等不准出入。魏王身穿战袍，亲自上城巡视。”

细作退出之后，辟疆抬头望着田忌，目光中充满狐疑：“这……魏王若是不信任庞涓，庞涓何来三万大军？”

田忌微微一笑：“回殿下的话，这个微臣也想过了。微臣以为，必是龙贾身负重伤，临危授命，将三军大权临时交予庞涓。”

辟疆眉头仍皱：“此战关系魏国存亡，龙将军久经沙场，岂肯将三军轻托他人？”

田忌应道：“龙贾伤重，根本无力指挥三军。大战在即，军中不可没有主将，而魏军之中，龙贾一时真也找不出合适的将才，托给庞涓也是该的。”略顿一顿。“再说，庞涓是魏王的钦命先锋，万一战败，龙贾也有托辞。”

辟疆微微点头：“嗯，大将军所言合乎常理，辟疆认同。既然如此，大将军可有因应之策？”

田忌正欲回话，一阵马蹄声响，又一名细作回来，进帐禀道：“报，魏军大将军龙贾已于昨日不治而死，魏王任命庞涓为大将军！”